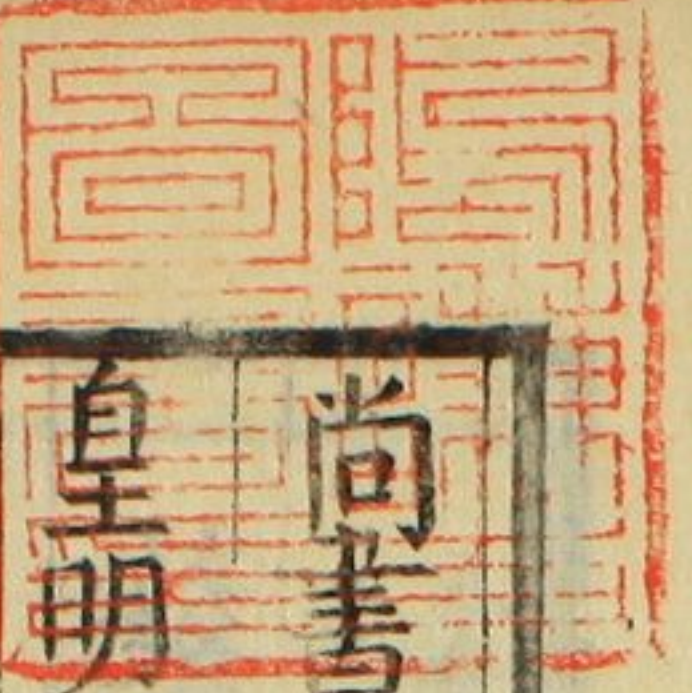


尚書註疏

十三十四

□ 12
78
7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儵



奉訓大天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傳

西戎遠國貢犬犬。獒五羔及馬。云作豪酋豪也。

大保作

旅獒傳

召公陳戒。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做此。

旅獒傳

因獒而陳道義。

疏

西旅至旅獒。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

門 78 卷 7

萬曆十五年刊

書卷十三

卷十三

遣獻其大大其名曰獒於是大保召公因陳戒  
 史敘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大○正義曰  
 西戎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  
 西戎遠國也獒是大名故云貢大大○傳召公  
 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大保知此時大  
 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  
 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  
 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傳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

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

罪呼

西旅底貢厥

獒傳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

○底之視反長之丈反

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傳

陳貢獒之

義以訓練王

疏

惟克至于王○正義曰惟武王既克

蠻於是西戎旅國致貢其大大名獒大保召公乃  
 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練於王○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比狄經舉夷  
 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  
 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  
 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  
 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  
 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  
 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  
 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  
 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  
 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  
 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  
 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  
 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

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葵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葵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葵旅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大為異故貢之也。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傳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

華侈。○供音恭為于偽反。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傳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

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傳

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疏

曰嗚呼至

展親。○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天下至華侈。○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摠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

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至其職。○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  
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  
命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曾語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未監焉，故銘其楛曰：肅  
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  
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  
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  
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  
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  
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  
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  
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  
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  
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  
表王心，此亦  
互相見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言物貴由人，有

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易羊  
質反 德盛不

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易以  
豉反 狎侮

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盡  
津忍

同。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

則力盡矣。疏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

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  
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  
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  
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  
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  
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  
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  
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  
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  
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成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  
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  
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  
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  
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  
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  
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耳目百度惟貞○傳

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傳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  
戲弄則喪其志○玩五貫反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

喪息浪反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

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

遊

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

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觀官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傳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畜許

珍禽奇獸

不畜于國○傳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傳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傳

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疏 不役至

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  
役耳目則百事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誤必玩弄  
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  
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

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未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有，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

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入王，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養生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戢，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濟，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也。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善毀大故君子慎

其微○行下孟反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

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

向許亮反乾其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

連反昃音側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

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

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

免於過則亦宜矣○世王如字又疏鳴呼至世王

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於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輕忽至其微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仰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善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可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傳八尺至如始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里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  
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况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巢伯周同姓

義來朝○巢伯交反  
徐呂交反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

圻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芮如銳  
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  
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有

王威德以命巢君史叙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亡○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 金縢第八

#### 周書

###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金滕傳

遂以所藏為篇名

疏

武王至金滕。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滕之匱，遂作金滕，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滕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韋弓之事，云：竹閉緹滕，毛傳云：緹，繩滕約也。此傳言緹之以金，則訓滕為緹，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緹，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緹，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緹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緹，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

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一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傳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豫本又作倅。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

傳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以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為于偽。反。戚，千歷。

公乃自以為功。

傳 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為三

壇同墀。

傳 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

築土，墀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墀音

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傳

立壇上對三王植

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傳

璧以禮神植置也置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植珪以為贊告謂祝辭織反徐

音置贊音至祝如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  
字或之疾反下同同疏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  
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  
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  
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  
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壇壇內築壇為三壇同壇  
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  
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  
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  
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  
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  
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

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  
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  
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  
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  
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  
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  
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上周公言王未可  
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  
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二之期今必瘳不  
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  
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  
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  
命為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  
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  
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  
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  
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

二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壇於壇壇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壁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壁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贊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遘工豆反遇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傳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

天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丕普悲反馬同○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傳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傳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求

有依歸

傳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

先王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龜

傳 就受三王之命

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

傳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瘳勅留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

傳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

神

疏 史乃至與珪○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

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且代發之身令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且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入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致

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墜天之所下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未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且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 史為至虐暴○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秦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

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  
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  
誓牧誓王自稱者命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大子至世教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  
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  
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日代之  
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  
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  
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  
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  
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  
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  
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  
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  
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  
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  
意正義曰告神稱子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

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  
始祖為王考會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  
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  
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  
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  
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足是父祖所欲令請  
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  
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也既受天命  
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  
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  
身於民言不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  
龜卜一相因而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  
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籥于若反徐以略  
并必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  
政反

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傳周

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

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傳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

我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疏乃卜至乃

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

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

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

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

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

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

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

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

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

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

代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摠占。三

兆之吉凶。應觀可識。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

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

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

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小三兆之下云。其

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

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

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傳

公視至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

白

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  
 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  
 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  
 兆籙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  
 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此原三王之  
 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  
 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  
 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  
 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傳從壇至瘳差○正義  
 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  
 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  
 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  
 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傳 武王死  
 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  
 周公以惑成王○喪蘇 浪反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傳 三叔

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

王○孺如 樹反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傳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

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

避謂避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傳 周公既告二

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

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傳 成王信流言而

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

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貽羊支反名



鳴尺夷反，鳴吁嬌反，誦疏。武王至誦公。正義曰：公在笑反，以遺唯季反。於成王之世，為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誦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死至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

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誦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卽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

言居東不知君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  
傳 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傳 戶郭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傳 風災所及邦人反

皆大恐○拔皮  
八反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傳 皮弁質服以應天○弁皮彥反徐扶

**為功代武王之說**  
傳 所藏請命冊書本○說如字二變反應應對之應乃得周公所自以

**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傳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倡昌亮反從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傳 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噫於其反馬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傳 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傳 言

已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冲直。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傳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

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傳周公以成王未寤

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

之宜。○新逆馬本作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

起。傳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傳木有

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

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築音竹本

亦作筑謂築

其根馬云築拾疏秋大至大熟。○正義曰為詩遺王

也見賢通反。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

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

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勝之畫

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

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

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

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

聲，故為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邊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大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弁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

皆叛周○監古職反視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相息

同疏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

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傳三監至叛

周○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

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

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

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

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

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命其弟管叔蔡叔相之是言輔

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

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

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足以武王初崩已叛成

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甚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誥本疏大亦作靠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伐君。

###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傳 周公稱成王命，順

大道以誥天下眾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猷音邦馬本作大誥，繇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傳 言周爾邦多，盡津忍反。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

難。○弔音的，又如宰割馬本作害不少。延洪惟我幼沖

人。傳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

之意。○累劣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傳言子

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

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傳安人

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矧失已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已發端歎辭也

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

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傳前人文武

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

忘大功，言任重。○賁扶云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傳

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

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傳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

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遺唯疏王若至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

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眾國，

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

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

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

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為智道，命民

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

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欲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  
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責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  
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  
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  
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下之以繼天明命今我  
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  
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  
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  
大道以告天下眾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  
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  
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眾國於文為便但  
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  
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  
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  
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王則是不為臣  
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

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  
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  
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  
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  
繼文武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  
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  
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平○正  
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沉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  
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  
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為文武  
也○傳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  
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  
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  
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  
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  
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懼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  
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  
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



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為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

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

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

安於此蠢動。○蠢尺允反難乃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

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令

反易以致反。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傳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

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

應。○救亡婢反。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傳大事戎事

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必政反。○疏曰

至并吉。○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後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疏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

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墜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眾使知也○傳曰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安耳○傳言殷至復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王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正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夫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中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

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肆予告  
三龜一留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肆予告  
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

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用汝

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傳吾反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傳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

征伐四國爲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傳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

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違卜傳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

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疏肆予告至違卜○正

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

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

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

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

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

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

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

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

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

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

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

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

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  
 略之從可知也。○傳用汝至祿父。○正義曰逋逃也  
 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今日叛逆  
 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  
 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傳汝衆至戒之。○正義  
 曰王以下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  
 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為  
 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  
 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  
 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  
 知曰者相與言也。○傳言四至及遠。○正義曰自責  
 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  
 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  
 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  
 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  
 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  
 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  
 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

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肆予冲人永思艱曰  
 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

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故頑反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傳我周家為天下

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

為也馬

云遺也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

御事

傳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

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

反我也綏予

曰無志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傳汝衆國君臣

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  
 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音祕疏肆予冲至圖功  
 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  
 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  
 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  
 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  
 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  
 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  
 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  
 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  
 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  
 養天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  
 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  
 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  
 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  
 曰印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

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眾至之助  
 正義曰綏安也必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眾國  
 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命我  
 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  
 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  
 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傳不敢廢天命  
 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傳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  
 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  
 亦惟卜用傳人獻十夫是天助民况亦用卜乎吉可  
 知矣亦亦文王相息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傳

萬曆十五年刊

皇統卷十三

天

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畏如字。徐音威。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若勤哉。○傳：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

明。○省息。井反。天閱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事。○傳：閱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

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閱音秘。肆予大化，誘我

友邦君。○傳：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我友

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傳：言我周家有「大化」誠

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棐徐音匪，又芳。予曷其

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傳：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

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

○傳：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

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傳：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

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疏：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衆國之情，告以必

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與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

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民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稟。文王教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闕慎至太平。○正義曰：闕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

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下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順寧以勸民耳。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念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日人實反，難乃。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且及下為難同。堂矧肯構。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

為堂基，况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底

反，構古候反。厥父耆，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

又以農喻其父已耆，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之

乎。○蓄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蓄，穫戶郭反。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

基。○傳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

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

印。救寧王大命。○傳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

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惡烏路反。若兄考，乃

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傳若兄弟父子之家，乃

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

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疏王曰：若至弗救，○正

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

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

喻。若父作室，營建基趾，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

堂，况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蓄耕其田，

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

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

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



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印為惟。但印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印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穫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蓄。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也。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

十人。蹈中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傳於天輔誠。汝天下。

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傳惟。

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

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易以。

疏王曰。嗚呼。至不易。○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

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

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  
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  
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  
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  
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  
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  
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  
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  
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也  
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  
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  
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  
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  
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  
至易也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  
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  
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

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  
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  
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  
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  
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畀  
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  
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壘畝乎言當滅殷也壘力天  
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傳天亦惟  
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傳循文王所有指意  
以安疆土則善矣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十三

三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以卜吉之故

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

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疏予未至若茲正義曰所以

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

然我何敢不終我壘敵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

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

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

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

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

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

不勉力也傳夫亦至從也正義曰天亦惟美於

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

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

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至不從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

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乎定之我直循彼文

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

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入之道有

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

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傳以卜至不勉正義曰

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

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傳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殷後

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作微子之

命傳封命之書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

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三

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命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也。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以名篇

疏：微子之命，正義曰：命書

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傳：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惟稽古，崇德象賢

傳：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

言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傳：言二王之後，各修

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

音政。作賓于王

家與國咸休，末世無窮

傳：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

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傳：言汝祖成湯

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傳撫民以寬政放筭邪淫蕩之德功加

于時德垂後裔傳言湯立功加流當時德澤垂及後

世裔未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傳汝微子言能

踐湯德又有善譽昭聞遠近傳字又音問恪慎克孝肅

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傳言微子敬慎能孝嚴

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傳篤本又作疏王

曰猷殷王元子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于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

誥之傳微子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

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妻已而為妻後生

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

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

之釋詰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

王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

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

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

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

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為郊祭天

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三

三

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上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

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未在京師東○歌詩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

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敷

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疏慎乃服命○正義曰

傳言慎汝祖服命敷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

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未綏厥位毗予一人傳大汝烈

祀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

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毗房世世享德萬邦作

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

萬國法式傳俾我有周無斁傳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

周好汝無厭○俾必爾反斁音亦嗚呼往哉惟休無

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慶我

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

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穎役領

反穗似醉

反本亦獻諸天子傳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傳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

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

禾傳亡疏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

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

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

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

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

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

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

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

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

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

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

為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

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

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

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

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

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

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

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傳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

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傳天下

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萬曆十五年刊

疏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

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

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主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下至下亡。○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類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三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雋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傳

滅三監

以殷餘民封康叔

傳

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

弟主之，數叛，上所角

反，下亦作畔

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傳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

依疏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及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求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邶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諡而康

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諡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

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魄普白反馬云魄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肱名曰魄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傳初造

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內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內如銳反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千周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

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

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

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傳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

道○陸云乃洪治同一本作周疏惟三至誥治○正

公乃洪大誥治勞力報及義曰言惟以周公

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於

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內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

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

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

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

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

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

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

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

及古韻本陸云乃洪下有大誥治更及注及下其治用安治十六字

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生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傳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

和悅見大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曰大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內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王若曰孟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之丈反下。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同。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

同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傳惠恤窮民不

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傳用此明德慎罰

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一二邦皆以修治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傳我西土岐周惟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

美其治傳怙音戶冒莫報反覆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誕受厥命傳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

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傳殪於越厥邦

計反

厥民惟時敘傳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傳汝寡有之兄武

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易許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

玉反疏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

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

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

不侮鰥夫寡婦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

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

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

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

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

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

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

字音治

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敬可敬即明德也○傳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傳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傳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傳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義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適音聿又音述馬紹述也衣如字徐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傳汝往之國於既反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不遠惟商者成

人宅心知訓

傳

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

以居心則知訓民。○者音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傳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

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傳大千

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疏王曰嗚呼封汝至

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

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

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

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

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

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

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

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

又聞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

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曰繼其所

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命康叔

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政

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

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耆老成人謂求殷之

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正義曰

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通乃文考并

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

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

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

于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

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

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

故使之用天。○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傳恫

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

行我言。○恫音通又勑。○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動反瘝古頑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四

二

難保

傳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

安

○ 隸音匪，又芳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

傳

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 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

傳 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

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 懋音茂

已汝惟小子，乃

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傳

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

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 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醜反。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 弘王道

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疏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

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保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恆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 恫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為痛也。瘵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為痛病。

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傳歎而勅之凡行刑罰也。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

○傳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書所領反。有厥罪小乃不可教。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傳女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

以罰宥論之。○宥于疏。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

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

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

身自為不當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

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

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

是入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傳

原心定罪斷獄之本。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懋和。○傳民既服化乃其自勅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傳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



其盡棄惡修善。○咎其九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傳愛

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

反。非汝封刑人殺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

人。傳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

曰。劓刑人。傳劓。截鼻。刑。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

則如志反。無或劓刑人。傳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

行之。疏王曰。嗚呼。封有至。則人。○正義曰。以刑者政

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

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

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有病

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

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得民

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

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

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刑人之無罪

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

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

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

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

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刑宮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

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

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

明。要有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

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刑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四

上

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臬魚列反。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傳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

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

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要於晉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

及篇末同，疏

王曰：外事至要囚，正義曰：言不濫刑，覆若服反。

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

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

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事

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

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為

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

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

臬。傳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彝以

支反。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傳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

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傳乃使汝

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

與，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

心朕德惟乃知傳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

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

已之款心○款苦疏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此又

管反

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

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

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

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

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

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

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

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

汝所悉知也○傳陳是至故事○正義曰陳是法事

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

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

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

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

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命康叔

明識此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傳凡民

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

利○攘如羊啓不畏死罔弗憖傳啓強也自強為惡

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啓音敏憖

而○啓音敏憖徒對反徐徒

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疏凡民至弗憖○正

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義曰言人所慎刑

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

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

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

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

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傳啓

強至絕之。正義曰：啓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絕之。王曰：封元惡大

憝，矧惟不孝不友。傳：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

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傳：為人子不能敬

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傳：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

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傳：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

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傳：為人兄，亦不念

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鞠居，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弔，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傳：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泯，徐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言當速用文王所

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王曰：封元至

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不友，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

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父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

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是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毀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揔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為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

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傳為人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此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咨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咨隱隣保罪有相及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傳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夏簡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愆。傳汝今往之國

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

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

別友注

同汝長之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傳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

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傳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

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

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

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傳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

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

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傳汝行寬民

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音疏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

亦疏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士掌庶

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

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

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

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

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

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

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

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士正

官之吏惟為威暴則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

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

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

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

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常

至犯乎○正義曰夏猶措也言為措模之常故夏為

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

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

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

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

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且。○傳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臣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傳明惟治民人悅澤汝德也。

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

求。○傳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傳治民乃欲求

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

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

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傳治民



至其國。○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大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

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

銳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

傳假令今天下

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

言。○令力呈反，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傳明惟

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

汝亦不可怨我。○殛，紀亦反。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

亦反

曰其尚顯聞于天。

傳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

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王曰：封予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

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

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

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

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汝亦不可怨我。

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

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

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正義曰：以敷求殷先

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

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之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

德也。○傳假令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為摠說

怨我。○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

蔽時忱，丕則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疏：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

已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傳：亦用之可知。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傳：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命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

萬曆十五年刊

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王曰嗚呼肆至又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

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

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

**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王若曰往哉。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封勿替敬典****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傳**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

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

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

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疏**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志反。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

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

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

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

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

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  
沒因為諡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  
欲令力呈反下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傳父昭子

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文

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  
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  
毀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蓋為昭  
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  
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密音竹律  
反掄音投蓋音張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茲酒傳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

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音祕

少詩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傳惟天下教命始令

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為于偽天降威我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傳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

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惟行

注及下注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於小大

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疏王若至惟辜

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  
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  
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  
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

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  
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  
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  
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  
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  
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  
是。○正義曰：此為下之日，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  
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  
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  
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  
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  
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  
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  
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  
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  
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  
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掄為昭，毀掄生公飛為穆，公飛

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緄為昭，組  
緄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  
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  
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  
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  
為昭，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  
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  
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志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眾  
國，即眾多國君眾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大夫  
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勅之  
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  
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  
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  
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  
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四

三

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也。○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傳小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衆國飲酒，惟

一本曰  
下竟  
字

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

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

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文王至惟一。○正

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

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心善。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傳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長之文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傳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

其父母。○賈音古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其父

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

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者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

○傳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

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康叔以君義不惟曰爾克求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

成矣○省悉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傳能考

井反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汝能

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

者正事之大臣○任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

音壬

家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

長不見忘在王家疏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

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

一考  
守責

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

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

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

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

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

物愛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眾伯君子長官

大夫統眾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

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

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

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

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

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

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

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

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今往至父兄

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

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



也。○傳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傳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早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傳汝大至君義。○正義曰：釋詁云：蓋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互矣。○傳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教辭，即教以大克，蓋耆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

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卽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王曰：封我西土。棗

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傳 我文

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

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

受殷之命。傳 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

王之命。疏 王曰：封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

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

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正義曰：棊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在日，恐齊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卽無彝酒也。故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王迪畏天，顯小民。○傳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傳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相息亮，惟御事。

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位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暇，遐嫁。

反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

越百姓里居。○傳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

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傳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湏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酒，面。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傳所善反。

萬曆十五年刊

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疏王曰：封我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於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也。

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傳能常至為非。○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傳惟殷至逸豫。○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傳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

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戶甘反樂音洛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傳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傳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

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縱子用

反注同失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傳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差初佳反又初賣反

厥心疾恨不克畏死○傳紂疾恨其心不能畏死言無

忌憚○很胡懇反享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傳紂聚罪人

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

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傳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

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傳 紂衆羣臣用

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

音問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傳 言凡為

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疏

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

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罪故也。

傳 言紂至變易。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故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

傳 紂大惟其縱淫泆於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為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 紂衆至逸故。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傳 言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若茲多誥。王曰。封予不惟。

傳 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

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傳 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監

反。下及。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四

三九

工陷

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

天下於是。

**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

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

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

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

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

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予惟曰：汝劼，愆，殷獻臣。**傳** 劼

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苦八

反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傳**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大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傳**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

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傳**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

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追迥萬民之司徒乎。言任

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傳**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

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

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辟，必亦反。

**疏**

予惟至于酒。正義曰：殷

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

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况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况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劫固至用之○正義曰劫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况必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傳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

民五土之藝故言農夫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閩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合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劫必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

盡執拘羣飲酒者以

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又惟殷之

忍反

迪諸臣惟工乃面于酒勿庸殺之○傳

又惟殷家頭惡

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

○惡鳥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傳以其漸染惡俗故必

各反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

暫反又

如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

殺○傳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

繁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厥或至于干殺○正

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

義曰以為政莫重

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直執拘以歸於周之

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

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

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

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繁

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

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

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傳又惟至

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

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

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

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

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

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

傳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

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繁汝之政

王曰封汝典聽

朕志○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

勿辯乃司民



酒于酒傳

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而於酒。言當正

身以帥民

疏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

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酒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 梓材第十三

#### 周書

梓材傳

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

音子

本亦作梓。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

疏○告康至

日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梓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

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

言當用其衆人之

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

於國。暨其器反。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

汝當信用其臣

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

君之道。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傳

汝惟君道。使順常

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傳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

當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傳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

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肆往姦宄殺

人歷人宥傳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

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

敬勞之先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

聽訟折獄

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

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見如字徐賢通反戕敗

殘也折疏王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當

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王官眾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傳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

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恆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命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為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

夾之。○正義曰：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為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有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王啓監厥亂為民。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已，不可不勉。○監王暫反，劉工銜反，下同。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傳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

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蜀妾之

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冤紆元反一本作以元反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

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

當務之○恬田廉反**疏**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

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

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

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

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

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

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

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

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

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

為列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

冤在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

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惟曰

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若稽曰

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言為君監

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既茨傳

立垣墉惟其當塗墍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

早曰垣高曰墉墍徐許

如人為室家已勤

畎傳言為君監

若

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云塗也馬若作梓材既勤樸

云聖色一音故愛反若徐在私反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

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

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昔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

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疏惟曰至丹醜正義曰

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

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

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蕃而耕發其田又須

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吠壘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飾

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

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醜然後成以喻人

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

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為政至後治正義曰

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

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

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

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畝不云刈穫者田

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

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

墍墍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

醜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醜醜是彩色之名

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今王

之山多有青醜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傳言文武已勤用明

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傳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

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

直遙反后式典集庶邦不享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

集眾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

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懌音亦字又作戮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王傳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

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子子孫孫永保民傳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疏今王至保民

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

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

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

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

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

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

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

王用常法則和集眾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

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夫已付周家治九

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

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

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  
 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  
 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  
 文武也交者是人左右而來之故言近也○傳眾國  
 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  
 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  
 之所行今亦奉用為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遠大○  
 正義曰肆遠也申遠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  
 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遠大也○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乎曰有  
 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  
 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  
 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  
 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遠大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